

865704

834-23

7041

基本

成都
工业
学校

败类城

原作——塞尔日·雅克玛尔
翻译——刘景武
刘景芳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败类城

(法) 塞尔日·雅克玛尔 著
刘景武 刘景芳 译

中国妇女出版社 出版 发行
山西印研所激光照排中心 排版
太原礼花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5.5 字数：112千字

1988年10月第一版 1988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,300册

ISBN 7—80016—080—7/1.26

定价：1.75元

第一章

“再见，科丽娜。”

“再见，法官先生。”

“我下午两点回来。别忘了，下午要审讯尼古拉·伊沃萨尔特。监狱可能使她头脑清醒，说出她男人的下落。我肯定她知道她丈夫躲在哪儿。再说，她绝不愿意在监狱里生孩子。”

“您真相信吗？”

“我要尽一切努力，用一切方法，甚至用不合法的手段，把这些坏蛋毫不留情地一网打尽。”

象往常一样，一提到黑社会犯罪集团，预审法官克里斯朵夫·阿尔班就义愤满腔。法官透过窗子，看着灰蒙蒙的天空，然后摘下雨衣，转过身来，注视着他的女秘书科丽娜·塞尔通的略显膨胀的长裙。突然间阿尔班想起一个十年前流行的文字游戏。这是一首轰动一时的歌曲，名为《我的胡蜂和我的长裙子》。现在应该把词改为：《我的女秘书和她的长裙子》。法官的脑海中一面拼改着歌词，一面又为自己想出这样低劣的文字游戏而自责。他很喜欢她。相同的性格把他们连在一起，相互信任的关系构成了他们辛劳的一天。但是生活的复杂性，又使他们各守其道，互不相扰。

科丽娜·塞尔通是一个漂亮的女人。金黄色的头发，苗条的体形，高高的个子，优美的发型，淡淡的脂粉，朴素雅

致的衣装，聪慧的眼睛，平易的谈吐。这一切给这间丑陋陈旧、灰尘满布的预审室带来光明。法官不能缺少她。他经常向她倾吐衷肠，道出他的希望和雄心。阿尔班职业生活的唯一目标，就是打击黑社会犯罪集团：他从来没有请年轻的女秘书去吃饭，或在温柔的气氛中，去酒吧喝酒。法官知道自己不受欢迎，他的军事化生活规律使人厌烦。他是城里受人憎恨的人物，那些达官贵人千方百计地阻止他，黑社会里的人给他寄来恐吓信。有人预言他将要丧生。想到科丽娜最近刚离婚，并且养育着她的小女儿，法官当然不能把她拉上这条危险的道路。

“再见，科丽娜。”法官告别了他的女秘书，离开了房间。

在法庭大楼的存车场上，阿尔班打开小摩托车的防盗器，戴上保护头盔，扣上盔带，发动了摩托车。尽管是午饭时光，但广场上仍然车流拥挤。为了尽早赶到卡米西街，阿尔班驾驶着摩托车，在车群中穿来穿去。他最喜欢一个叫作安德烈的小餐馆。餐馆距卡米西街只有十分钟的路，位于维阿杜克和特里奥两条街的路口。今天是星期三，餐馆老板象往常一样，要烧一道地方风味的名菜——小萝卜葱头烧小猪排。顾客们都喜欢品尝这道菜，因为菜里加了一块味美爽口的白色笋片。

克里斯朵夫·阿尔班庆幸自己有口福尝到这种佳肴。工作与美食是他生活中的两大乐趣。除此以外，他过着一种修道士般的生活。他的生活中没有女人。因为他更喜欢巴赫与贝多芬的音乐。在处理那些文件时，特别是在百思不得其解

的时候，他往往在室内踱来踱去，并且放上一段巴赫或贝多芬的音乐来解除长时间工作的疲劳。他很爱喝酒，每餐能喝半瓶葡萄酒。晚上阅读文件前，还要喝一口白兰地。他很少吸烟。只是在星期六晚上，才抽着雪茄在河边散步，欣赏着河水平静地、无忧无虑地流向那些排泄污水的工厂。

在莫里哀街街口，他遇到红灯，就在这片刻时间里，他回想起 15 天前与总检察官的一次谈话。

总检察官对他说：“我知道你收到许多匿名恐吓信。你为什么不要调离呢？你聪明能干，比如说，你可以在巴黎得到一份很好的工作。”

“不，谢谢。我应该完成我正在进行的事业。我正设法抓大鱼，我相信我快要成功了。”

“亲爱的阿尔班，正义之神现在已不再时髦了。我希望你记住那句古老的谚语：‘识时务者为俊杰。’”

听到这里，阿尔班微笑地回答说：“我要用我微薄的力量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一些正义。”

总检察官显然有点不高兴，“你给吸毒者自由，释放少年罪犯，为那些犯偷盗罪的移民辩护。与此同时，却攻击那些正直的公民。”

“总检察官先生，他们不是正直的公民。他们是一群高阶层的盗窃集团，一群受当权者保护的坏蛋。”

“这是以卵击石。阿尔班，想想你的前途吧。当你从波尔多行政学院毕业时，你是一个优秀的学生。人们都预言你前途远大，我希望你不要使你的老师们失望。”

“检察官先生，为了伸张正义，我牺牲前途也在所不

惜。”

交通灯由红变绿，阿尔班重新启动摩托车。对于这个城市，他又喜爱又厌恶。从精神上，他厌弃它。然而从物质上（或生活上）它又具有无穷的吸引力，这就象那些背弃你的女人一样，你从心里忌恨她，一旦你的手指触到了她们的皮肤，你马上就会产生冲动，而忘记仇恨。

他现在正在进行一场无望取胜的保卫战吗？在希腊神话里，宙斯为了处罚阿特拉斯，让他用肩膀支撑天穹。而他，法官阿尔班，现代阿特拉斯，不是正在用其脆弱的身体来支撑正义的重担吗？不同的是法官是自愿接受这种负担的。这不正是把一种简单的责任变成神圣的事业吗？

阿尔班驱散了那些动摇的思想。因为他深知随之而来可能产生的感情：忧愁和焦虑。这是懦弱的表现吗？不，尽管他收到许多匿名的恐吓信，其中有些是从监狱里寄出的，然而他从来没有害怕过。他的勇敢精神已经经受了各种考验。除了上帝和魔鬼外，他谁也不怕。

沃来特街的红灯又把他挡住了，在下一个路口，只要向右拐，越过两片房子，就到了安德烈餐馆。想到那可口的小猪排，他止不住要流口水了。透过花店的玻璃橱窗，他看到红玫瑰正傲然盛开。一个女顾客正在选购木犀草。孩子们在便道上穿着旱冰鞋奔跑着。

这时一辆本田 900 摩托车悄悄地停在法官的车子旁。车上有两个人，驾驶员身着蓝色的电工服，白色头盔、红色的系带，淡紫色的脸颊，后座的乘客胸前挂着一个苹果绿色的

厚帆布工具包，透过头盔带，露出浓黑的络腮胡子。

这时，交通灯由红变绿。陷入对美食欲望之中的法官又重新发动了摩托车。就在此刻，本田车的乘客扣动了藏在工具袋里的手枪扳机，手枪上带有消音器，枪管的总长度大约有 40 厘米。子弹以闪电般的速度连续射向法官阿尔班，法官一下子倒在一辆停靠在人行道边的雪铁龙 CX 车旁。

本田摩托车猛然向前冲去，在经过法官身体前的时候，后面的乘客又向横卧街头的法官连开了几枪，然后，摩托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上沃来特街场的坡道。开到别墅住宅区以后，摩托车拐向舍尔塔街，接着，又窜上乐克来尔大道。很快就一头钻进法兰西百货公司的停车场。他们在停车场里丢下摩托车、头盔、外罩衣、工具袋和武器，然后钻进一辆雷诺汽车里，驾驶着雷诺车返回大道，向着机场的方向急驰而去。其中一人看了看表，时间正好。飞机将在 50 分钟后起飞。这是他们两人第一次合作，但却合作得很默契。他们第一次合作，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合作，因为按黑帮的规定，两个曾经共同行动的人，从不再次合作，即使他们互不相识。活儿干完后，他们心情平静。他们认为活儿干得很漂亮。一个人身上挨了 9 枪，其中 4 枪还打在头上，是必死无疑的。本田车是他们早晨偷来的，因此，可以毫无危险地扔掉。手枪和消音器来自意大利，人们很难追寻其来处。头盔，衣服以及工具袋分别是从比利时、荷兰和奥地利买来的。为了执行这份合同，他们采取了最可靠的安全措施。因此，警察将很难找到凶手。

雪铁龙 CX 车的司机看到被杀害的法官尸体，禁不住呕

吐起来。过路人看到恐怖的景象，一下子惊呆了，他们聚在一起，不知所措。一位女士跑到公共电话亭用惊恐的声音向警察报案。一刻钟后，蓝白色的警车才冲过堵塞在路口的车群来到现场。治安警察手持自动步枪，叫喊着驱散行人。

法官的血正无情地绕过 CX 车的轮胎，流向排水沟。

在安德烈餐馆，女招待忽然注意到阿尔班法官怎么还没有来。老板却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他没有打电话取消订饭，所以我们还是给他留着位子和他的排骨。他无论如何也不会错过我的排骨的。”

第二章

“这个城市使我想起亨利·马瑟兰特。”旺达说。

警长博克莱尔转过身来，惊奇地问道：

“马瑟兰特是谁？”

“他写了一本小说名叫《幼主城》，描写由一个孩子当市长的城市。由此类推，我们面前的这个城市也可以叫作‘败类城’，市长就是一个败类。”

“不仅市长，还有许多人，一些警察，一些官员，一些政客，甚至省长本人。”

“我们真好象陷入了尚得乐和海麦特小说的境地之中了。”

博克莱尔拉开窗帘，观察着城市。他住在国际饭店的30层上，从这里可以鸟瞰整个城市。现代派的高楼大厦，丑陋的、陈旧不堪的简易楼房，阿博茨山上的座座别墅，蜿蜒在河岸边的商业区，以及城市北部工业区的烟囱和巨大的钢筋水泥建筑都尽收眼底。真是一个富有、但又悲惨的城市！犯罪集团无情地控制着这座城市，使它堕落、腐败。就象在巴黎、里昂、尼斯等城市里一样，犯罪集团在这里也表现出了惊人的想象力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。他们侵入这座城市仅仅五年。然而在这五年内，他们取得的进展却使人瞠目结舌。内政部长本人对此也谈虎色变。因为他知道由于上层人物的包庇才使犯罪集团得到如此快的发展。甚至一些警察

也和他们同流合污。而一些政客和官员与其说是在捉拿罪犯，不如说是在千方百计地与他们狼狈为奸。

这次谋杀阿尔班法官的罪行可做得太过分了。在这以前里昂的雷诺法官、马赛的米舍尔法官相继被杀害。阿尔班则是战后的第三位牺牲者。难道犯罪集团是在效法意大利黑手党的做法吗？

一开始，凶杀案的调查工作就钻进了死胡同。没有任何线索和可疑的迹象。司法部和内政部束手无策。是不是地方政府中有人包庇这两个凶手？凶杀策划得如此周密，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，使人不能不认为是职业杀手干的。那么他们是谁呢？阿尔班法官的仇敌是哪些人呢？他们是不是属于那些受上层保护的犯罪集团呢？

不管是司法部长，还是内政部长都无法调动大量警察和官员进行调查。因为人们不知道他们之间哪些人是清白的，哪些人是犯罪集团的同谋。为了严肃法纪，他们只是调动了省长的工作。然后又命令调查与行动总部(简称 BRI，或按照老百姓的叫法“反犯罪团伙总部”)对此案进行调查。该组织的头儿，地区警察总监坦戈伊·勒济尼，外号人称“毛象”，从巴黎派出了以雅克·博克莱尔为首的第四行动小组，并授权他在必要时可以调动增援力量。因为政府内阁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把案件搞得水落石出。

阿尔班法官的被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。过去雷诺和米舍尔法官的被害尚未侦破，这次阿尔班法官的遇害无疑是火上浇油。公众愤怒、舆论界哗然。他们联合起来，新账老

账一起算，向政府发动了舆论进攻。报纸的头版头条登出了辛辣的评论。抨击政府的腐败与无能。议会的反对派向政府提出质询。然而在这座城市中，人们都沉浸在恐惧中。没有游行示威，没有人到市政府前去抗议集会。可怕的沉默笼罩了一切。如果他们敢于杀害一个法官，那末把一个平民百姓置于死地，不就更易如反掌了吗？

“这真是一座虚伪的城市。”旺达走到窗前，亲切地靠近博克莱尔说道。

博克莱尔努努嘴说：“‘毛象’把最棘手的案子交给我们了。没准儿国家保安局和城市安全局的老爷们在骂我们多管闲事。你看着吧，会有人向我们脸上扔香蕉皮，在车轮上插钉子。走路时下绊的。”

“我们应该感到自豪，”旺达反驳说，“我们第四小组不是总部中最能干的小组吗？”

“这又有什么用？”他满腹牢骚地说，“这个城市简直象个无赖，甚至连桌上的玫瑰花都是臭的。我只希望一件事：我们小组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安然无恙地离开这个城市。那样我就谢天谢地了。”

“你最好现在就调动增援。”她建议说。

博克莱尔果断地摇摇头。

“在开始调查前，不能虚张声势。我们就用原班人马，你、我、格阿西安、夫梯恩、菲利普和卡伯耶尔投入战斗。是否要求增援，以后再说吧。”

“您知道法官生前要做什么大事吗？”

科丽娜·塞尔通，阿尔班法官的女秘书，她现在还未找到工作。她对博克莱尔的提问很不耐烦：

“我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你的同事们了。”

博克莱尔谦和地微笑着。

“再说一遍吧，难道你不想为法官报仇吗？”

她叹了一口气。

“当然想。我好象做了一场恶梦，至今还忘不了。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倾倒了。如果我没有女儿牵挂的话……”

她停住话头，思索片刻后又说：

“好吧，我来回答您的问题。我跟您说，法官那些天一直很气愤。因为他不得不签署命令把诺伯特·伯那赫阿夫假释出狱。因为医生证明犯人患有皮癌。而实际上，他出狱后象牛一样健壮。他现在天天在地中海的一条游艇上吃喝玩乐。法官那些天总是盘算着如何再把他抓回牢房。”

“诺伯特·伯那赫阿夫，那个大毒品走私贩吗？”

“是的，他被判了 20 年的徒刑，但只坐了 18 个月的牢就因病出狱了。”

“谁诊断出的癌症？”

“监狱里的医生。他们确认，疾病不适于监禁生活，并建议监外就医。”

“法官没有指定他居住和就医的地点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博克莱尔感到迷惑。

“如果法官想把他控制在手里，为什么不这样做呢？”

“是法官本人决定一切，他从不对我解释原因。我只是
一个秘书。”

“阿尔班法官想把他再抓回来吗？”

“是的。但对于已经逍遥法外的犯人来说，这是很困难的。”

“法官还主办其它什么大案吗？”

“彼德·伊沃萨尔特，在逃的伪造货币犯。”

听到这个名字，博克莱尔不由得心中一惊。彼德·伊沃萨尔特，这可是个大猎物，谁不知道这个国际上有名的头号伪造货币犯呢？

“法官查获了伊沃萨尔特的一个秘密印刷厂。里面有印好的价值九亿法郎的伪钞、各种上等的印刷材料，一台胶印机，一台制版机，一台电动切纸机，还有足够印几十亿法郎的纸张。但在现场只抓住了一个小伙计，叫作于尔班·桑蒂尼，现在还关在监狱里。”

“他招供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这可是个犯罪的老手，他知道沉默比金子还宝贵。他一直拒绝开口说话。法官已经证实，彼德·伊沃萨尔特为好几个顾客制造假币。当然，首先是为了自己赚钱，同时还把出售假币的一部分收益送给某些政党，以便支持他们的竞选活动。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在日后遇到麻烦时，能找到有力的靠山。法官还证明伊沃萨尔特还为一些特殊政治使命提供假币。如几年前，他根据某特别机构的指令制造大量中非共和国的法郎，用来颠覆博卡萨政权，并把他赶下台。”

听到这儿，博克莱尔轻轻吹了一声口哨：

“看来法官的野心不小呀！”

“他立志要除掉犯罪集团，他仇恨他们。”

“有点狂妄自大，是不是？他没有想改变社会吧？”

“他常说作为国家的官员，他的责任就是把正义的力量注入到国家的法律中去。为此，他不惜使用任何手段达到目的。比如他无视法律规定，非法监禁了尼古拉·伊沃萨尔特。”

博克莱尔倾耳细听。

“尼古拉·伊沃萨尔特？”

“彼德的妻子。”

“无视法律”，什么意思？请解释一下。”

“彼德在逃。在印刷厂被查获后，他和他的同伙再没有露面。桑蒂尼沉默得象墓地的石板。法官阿尔班以制造伪币同谋犯和窝赃犯的罪名将尼古拉监禁并起诉，因为警察在她家中发现九张100法郎的伪钞。她有两个年幼的孩子，并且已经怀孕八个月。法官想利用这种形式来逼她就范，说出她丈夫的藏身处。法官坚信她知道彼德的去向。他看准母亲的本性。世界上任何一个女人都不愿意把孩子生在监狱里。”

“那么为什么说 he 无视法律呢？”

“因为同谋与窝赃的罪名不足。尼古拉·伊沃萨尔特的律师在这点上与法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抗争。这位律师甚至打算，如果法官坚持不释放他的当事人，他将要求对阿尔班法官进行正当怀疑的调查。”

博克莱尔不满地撇撇嘴。

“阿尔班法官这样干可不漂亮。”

博克莱尔点燃了一支香烟，然后问道：

“他的计划成功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尼古拉·伊沃萨尔特象死人一样地保持沉默。真正的黑帮妻子都是这样：高傲刚强。在审问过程中，她象

冰块一样，一言不发。法官大发雷霆。有一次甚至失去控制，出言不逊，侮辱她，为此，律师提出了抗议。”

“法官真是个古怪家伙，”博克莱尔禁不住说道。他使劲吸了一口烟，心中想：“真是妙极了！现在我才知道‘毛象’交给我的活儿竟是这样复杂。这一切可能与法官被害有关系。但是即使法官使用了这些不合常理的调查方法，他的仇敌也不会据此把他杀掉，这里面一定还有更深奥的原因。”

“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大案子。”科丽娜最后说，“上司们为了阻止阿尔班法官调查犯罪集团的活动，塞给他许多无关紧要的小案子去办，什么吸毒、猥亵、偷汽车、掏钱包等。对此法官大为恼火。”

法官玛迪尼·塞埃斯同情地看着博克莱尔。这是一个瘦小的女人，面孔极富于表情，黑色的大眼睛，炯炯有神。

“警长，你们一定要找出凶手。”

“我将全力以赴。是您接替了阿尔班法官的工作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想请求您释放尼古拉·伊沃萨尔特。”

塞埃斯大吃一惊。

“你知道，她丈夫是个被通缉的要犯，还可能参与了谋杀阿尔班法官的阴谋。”

“正因为这样，您才应该把他妻子释放出来。我要派人盯梢。”

“盯梢？”

“就是派人跟踪她。这是我们惯用的方法。我认为总有一天彼德·伊沃萨尔特会与他的妻子会面，特别是在分娩

后，也可能在分娩前。”

塞埃斯怀疑地摇摇头。

“您确信彼德·伊沃萨尔特为了拥抱妻子，会冒失去自由的风险吗？”

听到这些愚蠢的话，博克莱尔恼怒地摇摇头。心想：“这些法官总是自以为是，他们从来不相信别人。实际上他们对于黑帮分子的感情世界、道德观念一无所知。”

“夫人，”博克莱尔毫不客气地反驳了塞埃斯，“犯罪分子和我们一样，也具有人的感情弱点。再说，如果彼德·伊沃萨尔特是谋杀阿尔班的同谋的话，这就正好说明这是一次感情引起的报复。”

听到这些话，塞埃斯几乎要从椅子上跳起来。

“这太荒谬了，警长先生，一个富于感情的人怎么会杀人呢？”

“正是出于对妻子和孩子的爱，彼德·伊沃萨尔特才对法官监禁无辜的行为恨得咬牙切齿，他才会伺机报仇。不管怎么说，如果你了解了黑帮团伙的道德观和矛盾的心理状况，你就不会反对释放尼古拉·伊沃萨尔特了。”

玛迪尼·塞埃斯沉思片刻，然后板着脸说：“我拒绝无罪释放。这对阿尔班法官太不公平了。”

“谁要求您无罪释放了？”博克莱尔反问道。“我只需要把她暂时释放，比如以生育为理由。”

“好吧，我同意。”

她终于让步了。

第三章

卡伯耶尔远远地跟踪着尼古拉·伊沃萨尔特搭乘的出租车。他灵活地保持着两车之间的距离，既不失去目标，又不会被目标发觉。菲利浦回过头来望望圣·法戈监狱令人生厌的高墙。两个宪兵把守着大门，他们斜背着自动步枪，腰间别着步话机。然后他又转过头来看着前面的公路。他耳边响起了博克莱尔的指示：一定要注意。伊沃萨尔特不会在妻子出狱回家的路上下手抢回妻子。他会怀疑路上设有埋伏，等他上钩。他会乘人不备时，突然袭击。一定要提高警惕。

卡伯耶尔是个很出色的司机，他机警地放慢速度，使两车之间保持一段距离，然后又加速赶上目标。

“看来不会有人施放冷箭了。”卡伯耶尔说。“菲利浦你看，出租车走得很平稳。”

“别光看表面。”年轻的菲利浦警告说。

果然，汽车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麻烦。现在车子停在一所乡间别墅前。尼古拉·伊沃萨尔特下了车。菲利浦在小本上记下了地址。到此为止，一切顺利，尼古拉平安到家。出租车也开走了。但是那女人却站在便道上没走。菲利浦和卡伯耶尔远远地观察着。20分钟以后，一辆车停在了尼古拉的面前。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走下车来，孩子们一下扑到了尼古拉·伊沃萨尔特的怀抱里。

“这是尼古拉·伊沃萨尔特的孩子。”菲利浦说。